

長？所以「東協」國家領袖，都不免認為華府縱使給予泰軍新的裝備武器，亦無法抵禦越軍從棉寮而來的全面進攻，因此，「亞西安」不得不將對付越軍侵略的戰略，轉移到外交戰場。

在金邊棄守後的第二天，「東協」常委即在耶加達集會，討論如何應付越軍侵略所造成的局勢。會後由印尼外長莫達代表發佈聲明：略以「東協」對越南侵棉的戰爭升級與擴大，深表遺憾，要求越棉兩國相互尊重獨立主權與領土完整^①。基於河內在佔領金邊時，迅即扶植起亨桑林政權，企圖將棉戰轉化為內戰，藉以掩蓋侵略行動，此項聲明的主旨，在向舉世揭露戰爭的本質乃為侵略戰爭。繼後「亞西安」五國外長即在曼谷集會，仍以全面討論棉戰為主題，閉幕時的聯合公報，更進一步提出了下列要求：(一)重申一月九日的耶加達「東協」常委會的聲明；(二)對武裝干涉高棉的主權和領土完整，表示極大遺憾；(三)支持高棉人具有自決主權，不受外國干涉；(四)要求外國軍隊立即全部撤離；(五)要求「聯合國安理會」迅即採取行動^②。這已表明了「亞西安」雖明知在軍事戰場上縱使集五國的兵力，亦不足與越軍抗衡，但也斷不會束手等待各個擊破，而是採取了從外交戰場進軍的戰略，企望經由聯合國發動對侵略者採取集體的制裁。

二、由言論付諸行動的開端

曼谷的「東協」外長會議閉幕後，泰國前首相克良薩即束裝訪問日、美，這是此一組織根據外長會議所定對越軍侵略棉所採取的外交作戰，由言論而付諸行動的開端，克氏在東京所獲得的日方承諾：見於聯合公報中的，除日方決定給予泰國二億美元援款，及在短期內糾正雙方貿易額的不平衡趨勢而外，值得注意的，為雙方呼籲外軍撤出高棉，表明了東京的立場已與「亞西安」一致。另見於新聞報導中的，日本政府已接納泰方忠告，聲明對河內暫停經援^③。這更表明了「東協」對越軍侵略棉的外交作戰，不但注重於要求國際間給予共同的譴責，且須在經貿方面予以有力的制裁，日本已首先作出了反應。

克氏嗣由東京轉往華府，並與卡特總統面談，及與美國政府有關首長磋商。在聯合公報及新聞報導中值得注意的約有下列幾點：(一)雙方強調維持高棉獨立對東南亞和平的重要性。(二)指名譴責越南侵略高棉——比「東協」外長會議所稱的要求外軍撤出高棉尤為明確。(三)表明美國為履行「東約」義務，重申保衛泰國安全。(四)儘速運交泰方向美訂購之裝備武器，及增加援款，並優先

註① 「東盟怎樣對越南霸權主義」。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九、二、一、二版，董南亞撰。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越共吞棉對泰國的衝擊」，本刊，第十八卷，六期，拙著。

考慮泰方的援助新要求。(B)將越戰期間儲存於泰境之美軍輕武器、彈藥——總值約為一千一百卅萬美元——全部贈予泰方。(C)表
明美國將增加駐亞太地區兵力。(D)鼓勵美商增加在泰投資。(E)卡特與克氏會談時，形容鄧小平此次訪美將有重大影響④。

克良薩由美返泰，行裝甫卸，中共即已出動廿萬重兵攻入越北，使河內不得不將其遠征高棉的勁旅大部份北調馳援，其仍留
於高棉戰場的部隊，不但人數減少，而且士氣不振，以致棉共政權的殘部，得以從容集結，一面於接近泰邊的棉西山區建立基地
；一面向越軍展開反撲，並號召棉人無分左右立場，一致組成聯合抗越陣線。先前以棉西山區為基地的「自由高棉」反共武裝，
也乘勢崛起。由高棉前總理宋雙與英丹所分別領導的棉人部隊，固然都已迅速擴展活躍，而擁施亞努的一股新勢力，也異軍突起
，與前兩股形成鼎足而三，且其裝備武器顯然都是獲得了充份的外援⑤。

如果我們把克良薩訪美所得到的華府承諾與卡特的言外之音，兩相對照，便不難了解美方當時已向他暗示：中共即將揮軍攻
越，對泰國及其夥伴國將發生圍魏救趙之效，並可乘機支援棉人反共抗越勢力，俾在棉人恢復獨立主權後，使高棉的政柄，不致
再為棉共所獨佔，中棉共亦無法再以棉邊為基地向「東協」國家輸出戰爭。

三、將河內輸出難民與侵棉戰爭相提並論

誠然，棉共政權能够在鄰接泰邊的棉境山區立足，並已日漸壯大，乃因得到了中共假道泰境而來的支援。這對泰國與「東協
」的安全而言，可能會導致引虎拒狼的後果。惟泰國的傳統政略，乃以外交代替國防，而在戰略上，又是聯合友邦或友軍阻人於
國境之外，故其有限度的聯合北平以對抗越俄，旨在迫使河內在北拒中共的同時，不敢因放手直搗棉共基地而不惜侵犯泰邊。至
於讓北平假道援棉，且對棉人抗越武裝無分左右立場，一體予以援助，藉以聯合敵人的敵人，這都合乎泰國傳統的政略與戰略要
求，且顯已獲得了「亞西安」領袖的一致贊成。這也是此一區域組織對越南侵棉所進行的外交戰中一個重要的輔助環節⑥。

中共的攻越之戰，雖因勞師糜餉，傷亡慘重，不得不於十七天後即自動宣佈撤軍，並未達成迫使河內與它在高棉同時撤軍的
目的，但對「亞西安」而言，則發生了振奮人心士氣，與從容部署從外交戰場進軍的作用，至上年五月，河內從海上大量輸出難
民，使「東協」國家面對九死一生泛海投奔自由的無數哀鴻，既感到供應維艱，更顧慮到共謀乘機而入，影響國內治安。故當時

註④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九、二、八，一版。

註⑤ 「越南佔領下的高棉將出現左右兩枝游擊隊」，A法新社V特稿，〔南洋商報〕譯載，一九七九、元、十六，十七版。

註⑥ 同註⑤

的「東協」各國都認爲此乃越南侵略的先鋒，朝野都受到極大震撼。

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於此一期間，獨具灼見。他於訪泰後，即轉赴西歐從事遊說：將河內輸出大量難民與出兵侵棉相提並論，及揭露越共在蘇俄指使支援下稱霸東南亞的野心。因此他呼籲舉世朝野正視越南難民問題，不單是人道救助與接納他們定居，更須著眼於如何制止越俄侵略，假如不能迫使越軍撤出高棉，則東南亞其他國家都將成爲高棉之續。且此例一開，其他具有擴張主義的國家都可援例侵略鄰邦而肆無忌憚，受害者又何止東南亞各國⑦？

當時泛海逃亡的越南難民，其慘狀原已令人怵目驚心，加上每一批哀鴻抵埠時，都異口同聲地控訴越共於勒索黃金後，即鼓勵他們出海逃生，尤其視廣大華人爲眼中釘，必先驅逐出境而後快。凡此種種跡象，都可證實李氏所作河內有計劃地向鄰邦輸出大批難民，作爲它南侵先頭部隊的指控，並非妄言中傷。至於逃出的難民羣中，又以華人佔大多數，更說明了越共的種族歧視。同時舉世各國新聞傳播機構派駐東南亞的記者，又無不對越南難民的遭遇予以誠摯同情的報導，其所造成的輿論界對河內的筆伐，亦適足爲李氏的遊說助陣。「東協」對越軍侵棉所進行的外交戰，已由此而奠定了初基。

四、越南國際聲譽備受打擊

聯合國的難民救助機構，在舉世輿論的督促下，面對河內所輸出的難民潮，自不能袖手旁觀；但又苦於難民狂瀾一波比一波更爲洶湧，一時無法救助，遂不得不於上年五月十五月假耶加達召開解決印支難民問題會議，有廿四國代表參加。原定的腹案，除對已經逃出的難民設法安頓而外，並著重在促使河內停止輸出難民。不料河內代表武香在會議席上表明：南越政府基於居民糧食不足，生活無法改善，遂不得不鼓勵他們外移，除已輸出的十五萬人而外，尚另有四至六十萬人等待移出。各國代表聆聽之下，無不目瞪口呆，蓋各國對已輸出的難民十五萬人尚苦於安置不易，又豈能接納數倍於此的哀鴻⑧？

耶加達難民會議雖並無結果，但對「東協」所揭露的越南有計劃輸出難民的陰謀已由河內代表公然透露，乃使舉世各國朝野對南海飄流的難民益加同情。「聯合國」在各方面的督促下，亦不得不積極籌備召開救助印支難民的國際會議，大多數會員國都表明願意參加。「東協」並主張在會議中，一併討論高棉問題，以便迫使河內自高棉撤軍，惟越南則悍然拒絕參加此一集會。

其後，克宮主人面告范文同：指出難民問題已使河內的國際聲譽大受影響，應該設法予以挽回⑨。至此，河內才勉強接受聯

註⑦ 八合眾社V波昂電，一九七九、六、十三。

註⑧ 「印支難民問題面面觀」，本刊，十八卷，十期，拙著。

註⑨ 「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六、一，一版。

合國的邀請，應允派遣代表參加上年七月廿日在日內瓦的國際難民會議，但所附的條件，為祇許對難民問題就事論事，不能涉及高棉爭端。這說明了「東協」將河內輸出難民與其侵棉相提並論的戰略，已經造成了越俄國際聲譽的備受打擊。

是次會議有七十二國代表出席，各國在會中快解仁囊，爭相捐助賑款，並允收容難民，及迫使河內承諾暫時禁止人民外流。此不僅舒解了「東協」各國對難民的負擔，且促使很多國家都將先前援越的款項，轉用於救助越南難民。按河內從一九七六年開始的五年計劃所需資金，總共為七十四億美元，除蘇俄及東歐集團分擔的四十五億及中共援貸的十二億美元而外，其餘都來自自由國家。北平的援貸既已全部停止，如今大多數自由國家又將援款移用於救助難民，致使越共蒙受沉重打擊。這便是「東協」外交戰之又一戰果^⑩。

五、在上年聯大首次奏凱

「亞西安」五成員國雖都並非富強，但近年來在國際論壇上却相當活躍，獲得了舉世的刮目相看。新、馬都是「大英國協」成員，且與印尼都參加了「不結盟集團」，馬、印又是「回教國家協會」成員，泰非為「東南亞集體防衛條約」締約國，而新、馬、英、澳、紐又訂有五國聯防關係。因此，「東協」對越的外交作戰，經由五國的分工合作，都可獲得其盟邦的支持。其次，自由世界的中小國家對於以強凌弱——尤其公然出兵侵略鄰邦並以傀儡政權實行殖民統治，無不深惡痛絕；而西歐國家對於種族歧視——如河內有計劃驅迫華人下海，更會想起當年殘暴的法西斯。這些便是「東協」對越南的外交戰能夠獲得大多數國家朝野同情支援的來由。

在難民潮造成了越南國際聲譽的一落千丈以後，「亞西安」的對越外交作戰，即轉移目標，期使河內扶植的亨桑林政權，在國際論壇上得不到合法地位。當上年「不結盟高峯會議」預定在哈瓦那召開前夕，「東協」五國外長在吉隆坡集會，決定繼續承認高棉流亡政府，並為它在「不結盟」集團爭取保留合法地位。經過新、馬、印尼的努力，首先迫使古巴不敢擅自邀請金邊參加會議，繼後在表決高棉代表權時，雖因古巴以主席身份，偏袒越俄，但仍然不得不將此一問題擱置——使雙方代表都不能出席^⑪。此一回合的作戰，祇能算是戰成了平手。

其後「亞西安」在聯大提出支持棉共繼續維持代表權的議案，更進一步與越俄集團短兵相接，結果竟能以七十四票對卅五票，卅二國棄權的成績，使棉共政權保住了在「聯合國」的席位。不過「亞西安」此一措施的主要目的，並非在於偏向受中共羽翼

註⑩ 「越共輸出難民的前因後果」，「世盟」「亞盟」印行，拙著。

註⑪ 「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八、廿二，一版，派駐哈瓦那記者許文交專電。

的棉共政權，而在於迫使越軍撤離高棉，所以接著又向聯大提出了要求外軍全部撤離棉境，以便棉人恢復領土主權案，並且得到了卅國聯署。但在另一方面，俄越集團同時也提出了要求聯大不干預高棉事務案，以致一般認為「東協」的提案不可樂觀。然而表決的結果，則以九十一票對廿一票通過了「亞西安」提案^②，使此一回合的戰果更加輝煌。

不過「聯合國」早已失去了威信，其議決案沒有約束力量，盡人皆知，當上年十一月十四日聯大通過要求外軍撤離高棉案時，河內外交部即於第二天宣佈：越南對「聯大」有關高棉的決議拒絕接受^③，可見「東協」雖獲得了「聯合國」的支持，但對越軍拒不撤出高棉，亦無可奈何。不過，「東協」對越軍侵棉的外交作戰計劃，繼聯大通過要求外軍撤出高棉的提案後，另有配合行動接踵而來，其所發動的國際救助高棉難民運動，獲得了卅三國捐獻的二億一千萬美元鉅款及大批救濟物資。此既迫使河內金邊無法拒絕，又不敢聽任國際救災人員深入棉境分發賑濟品，這便是「東協」對越外交戰的另一枝突出的奇兵。

六、發動國際救助高棉難民的兩線進軍

自越軍侵棉以來，廣大棉人逃入泰國的與日俱增，其情況也一批比一批更為淒慘，尤其兒童們都是骨瘦如柴。這些哀鴻們異口同聲地訴述在越軍佔領下的高棉，早已形成人間地獄，以致國際慈善機構不得不在泰邊設置難民營予以安置。惟因泰國邊防部隊爲了安全顧慮，對來自高棉的難民，雖在棉邊戰局緊急時，暫准入境，讓他們接受到賑濟品，但到戰事稍停，又予遣回。故實際上棉人抗越武裝到戰局不利時，即以難民身份退入泰邊，不僅可獲得庇護所，且能領到救濟物資。彼等甚至將家屬送入泰境難民營，以便個人再回國作戰而無後顧之憂，一俟戰事沉寂，他們都樂於返回國境再披征衫。

毗鄰泰棉邊區的數十萬難民，早已成爲走私商人的淘金樂園，使棉人抗越軍無分左右立場，其所需的日用品與軍用物資，都可從難民廣集的黑市市場購進。泰國軍方雖明知難民區已形成了棉人抗越軍取得外援的通道，也知隨戰局變化而出入泰境的難民旨在取得庇護，但因基於抗越需要，自亦斷不會不予以便利。至於國際救助機構的賑濟品，除在泰邊難民營的人都可獲得分配而外，其留在棉邊的難民，在沒有戰火延燒時，亦同樣予以分發。所以棉人各派抗越勢力，無不自稱除擁有武裝戰士若干而外，另有擁護它的民衆若干人，實際上後者所指的即爲難民^④。

河內與金邊面對獲得國際救助的泰棉邊境難民營，有如芒刺在背，但它們既沒有反對國際救助難民的理由，又不敢開門接納

註② 美聯社V聯合國總部電，一九七九、十一、十四。

註③ 法新社V河內電，一九七九、十一、十五。

註④ 「河內在棉寮動向的估測」，本刊，第十九卷，十一期，拙著。

國際救助人員深入越軍防區分配救濟品。所以在卅三國共同捐出鉅款及大批物資，準備以一千輛大卡車，從泰境循高棉第五號公路，組成梯團不斷輸運入棉以蘇民困的計劃提出後，河內立即透過金邊加以拒絕。因為此一公路通過暹粒與馬德望等軍事要地，如果讓國際車隊往來運輸，則越南佔領軍的虛實便被窺探無遺，對叛軍的早季攻勢更無法保密。

不過廣大棉人的饑寒交迫慘狀既不容掩飾，對國際善心的賑濟自沒有閉門不納的理由，所以在否定了由公路輸運救濟物資入棉的同時，共方表明了願意開放空運路線——讓運輸機在金邊機場起落。至國際慈善機構工作人員與賑濟物資以空運抵達金邊後，救濟品係直接分配到棉人手中，且有記者相隨同行。彼等足跡所至，雖僅限於金邊附近地區，但對廣大棉人的反越忿怒、亨桑林政權與越南顧問之間的同床異夢以及該政權內部的暗鬭，當已窺知大概，這是「東協」以發動國際擴大救助高棉難民，在外交戰場上向越南進軍所獲得的又一戰果。

此外，國際救助機構捐募而來的鉅款與物資，對泰境及棉邊的難民營都迅即擴大收容，且接納了曼谷的建議，計劃將一部份難民依其志願遣返高棉，發給種籽肥料資金讓他們回鄉復耕。至登記後，在試辦的兩處難民營，即有數萬人志願還鄉。實際上他們所返回的地區，都是棉共或「自由高棉」軍的防地，此即等於為高棉抗越軍增強實力。且據河內宣稱：這些所謂志願還鄉的高棉難民，實即棉共部隊官員，在入泰後經過中共派員在難民營訓練完畢後，再藉此歸返基地。侵棉越軍在今年六月無視於泰境的楚河漢界，突入泰境驅散整裝待發還鄉的難民，其原因便在於此。入泰越軍雖旋即退回棉邊，但在國際間已自毀了河內斷不會侵犯泰國的諾言，加深了越南的侵略形象，這又是「東協」外交戰的另一收穫^⑮。

七、以拆散俄越陣線為主的戰略運用

「東協」對越軍侵棉的外交作戰，固有斬獲，但有一點則令人懷疑，那就是竭力維護由北平卵翼且惡名昭彰的棉共政權。「東協」不僅使其在聯合國的席位得以保留，且更由泰國讓北平假道對它支援。難道「東協」全不顧慮此舉會形成引虎拒狼的後果？在外交戰略上，其作用究竟如何？實際上，「東協」對棉共政權的袒護及與北平關係的表現熱絡，祇是對越俄外交作戰的表態。在聯合國竭力保持棉共政權的代表席位，既可抵制河內扶植的金邊政權，使其無法獲得國際上的合法地位，並可使曼谷假道中共援棉不致違背國際公法。

「東協」認為陳兵越北的中共隨時可以向越南捲土重來的態勢，可以牽制河內不敢放膽掃蕩棉人抗越武裝，甚至進軍泰國；而棉人抗越勢力的壯大，又可造成侵棉越軍長期陷入泥沼之中，使其在勞師糜餉不堪負荷的壓力之下，終歸不能不知難而退。至

註⑮ 「從多角關係觀察越軍侵泰之戰」，臺北《中國時報》，一九八〇、六、廿六，二版，卜大中著，及同日香港《華僑日報》，三版。

於「東協」對中共的反霸統戰所表現的若即若離——似乎即將墮入北平的彀中，這又是給予蘇俄的警告，意在表明克宮如果不能約制河內在高棉撤軍，便難免迫使「東協」五國與俄為敵。「東協」領袖洞燭蘇俄對東南亞的政策目標，在以「亞安體系」籠絡此一地區國家，俾便驅美排「華」而讓它獨佔。如果爲了支持河內侵棉以排除中共勢力而造成「東協」倒向北平，則對莫斯科而言，未免得不償失。

李光耀曾經指出俄越各有不同的目標。一方面克宮斷不肯爲河內的擴張而喪失此一地區其他國家的友誼；另一方面河內終會發覺開罪了臥榻之側的中共而經常處於挑釁的威脅之中，實屬不智。所以河內亦不能不謀求與北平化干戈爲玉帛，祇求它在印支三邦的利益得到承認^⑥。這從今年春間蘇俄副外長費留賓搶在中共外長黃華之前訪問新加坡，要求「東協」國家與河內直接對話；繼後即有越外長阮基石的馬、泰、印尼之行，即可證明李氏的估測並非妄言。

基於此一觀點，「東協」在與北平不斷冠蓋往來的同時，也並不冷淡莫斯科，上年三月，當時的泰國首相克良薩訪俄；七月間，又有大馬總理胡仙翁的莫斯科之行。布里茲涅夫和柯錫金，都曾明確保證棉戰斷不會延及泰國。新總理李光耀原亦應邀準備訪俄，但莫斯科在他啓行前夕，突然以柯錫金臥病未便接待爲詞，將訪問日期延後。這顯然是出於河內的從中阻止，因爲李氏在事先已經表明克宮爲支援河內贖武而不惜犧牲與此一地區其他友邦的關係，實爲不智，可見李氏訪俄的主要任務乃在進行遊說，以期拆散越俄合夥陣線。這又可說是「東協」外交戰場上的攻心之戰^⑦。

八、今年聯大的戰果更加輝煌

自上年十月「亞西安」在聯大所提維護棉共代表權及要求外軍全部撤離高棉兩案獲得通過後，河內與金邊除置之不理而外，且採取了諸多反擊策略，這顯然都是經過克宮的精心策劃。繼蘇俄副外長費留賓訪新後，越外長在其馬、泰、印尼之行中，曾向馬、印表明，河內願以在棉軍隊部份撤退，以換取「東協」承認亨桑林政權，因爲越共忱於中共在高棉所形成的威脅，在此項壓力未消除之前，其在棉駐軍便不敢全撤。此一建議曾使馬、印與新、泰之間對越棉立場發生了分歧，這便是越俄對「東協」外交戰所進行的分化策略。

他如蘇俄的戰艦軍機不斷湧入越南，並經常窺探「東協」國家；蘇俄艦隊於訪問越棉的同時，並要求訪問馬、菲、印尼；而越軍更由棉境攻入泰邊。這些都是配合其外交反擊的威脅行動。但馬、印、菲都拒絕俄艦訪問，新加坡亦禁止俄艦入港補給，同

註⑥ 「新加坡與蘇俄關係面臨考驗」，本刊，廿卷，第一期，拙著
註⑦ 同註⑥。

時新、非、泰又歡迎美、英艦隊到訪並舉行聯合演習，而吉隆坡與耶加達更因泰邊遭到棉境越軍侵犯，都表明了非常忿慨。從此馬、印兩國的立場乃與新泰復歸一致，顯示俄越的威脅分化伎倆，均未得逞。

迨印度公然承認亨桑林政權，英國又撤消對棉共政權的承認，再加上阮基石在紐約與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麥亨利從事會談，一般都認為河內有意影響沒有承認棉共政權的華府，在本年聯大不再支持「亞西安」所提維護棉共代表權案，而於表決時放棄投票。同時，河內與金邊、永珍又都派遣外交人員分赴非歐南美，揭露棉共政權的殘殺暴虐，藉以爭取各國在本年聯大對高棉代表權案的投票，必須棄舊從新。在此情況下，「亞西安」在聯大繼續維護棉共代表權的展望，不但很多觀察家都認為並不樂觀，連在聯合國為「東協」主持此項外交作戰的新加坡大使許通美，亦於六月間表示此案表決，已較上年增加了太多的困難。

但至今年十月十三日，聯大表決「亞西安」所提的繼續承認棉共政權為高棉代表一案時，仍以七十四對卅五票通過，卅二國棄權，英國和美國都投票贊成。十月廿二日，聯大繼續表決「亞西安」所提另案——明春由聯合國召開解決高棉爭端的國際會議，要求外軍全部撤離高棉，確保在無外力干涉的情況下，監督棉人自由選舉產生新政府以恢復獨立主權。投票結果，竟以九十七對廿三票的壓倒性多數通過。值得注意的是，在棄權的廿二國之中，印度亦在其列。以上顯示「亞西安」的外交戰戰果，比前一年更加輝煌^⑭。

九、結 論

雖然河內與金邊對聯大的決議，都已公開聲明不予接納，但新外長早已指出：時間的拖延祇有使對方不利，長期的勞師糜餉而陷於泥沼，正有利於「亞西安」立場。不過李光耀也向北平與棉共提出過警告，要求它們必須認清：如果不能迅速改變所謂「民主高棉」領導階層的性質，則金邊的傀儡政權終難免變為合法化，並認為施亞努、龍諾、宋雙和英丹，更能够代表棉人表達他們的願望^⑮。

繼泰國首相普瑞姆訪平後，李光耀又訪問北平，其任務都是為了說服中共，使棉共與棉人抗越各派勢力形成大團結，並經由選舉產生新的領導層，而非以棉共為主體。此既可用以對抗金邊預定的明春大選，更能沖淡中共在高棉指使棉共對南越所形成的威脅。同時，泰國亦已派遣副外長率團訪俄，馬來西亞外長也將訪越。這又可見「東協」繼聯大通過高棉問題的決議後，在另一

註^⑭ 「南洋商報」，一九八〇、十、廿四，一版。

註^⑮ 李光耀答覆「遠東經濟評論」總編輯訪問，一九八〇、九、廿六，「南洋商報」刊出，三版。

外交戰場的行動，與普、李兩氏訪平具有同一目標，即企望明春討論高棉問題的國際會議，能够順利召開，並可達成協議。

泰國副外長阿倫訪俄時，蘇俄外長葛羅米柯曾破例地打破對等地位而親自接見會談，並要求曼谷不再拒絕俄援。同時又由東歐外交官傳出：克宮未經河內同意，即斷然主張入棉越軍撤至湄公河以東，俾與抗越棉人勢力劃地而治。這都說明了蘇俄已不願繼續為支持河內侵棉而觸怒「亞西安」國家，以致造成美國與中共的勢力乘機而入；且對入棉越軍的戰費負擔太重，不勝長期負荷，故不得不以退為進，至於中共能否甘讓棉人抗越各派勢力取代它用以打擊河內親俄派的棉共，這一問題實在關係著「東協」對高棉政策的基本立場。假如讓中共羽翼的棉共政權取代了亨桑林政權，則「亞西安」所進行的一場艱苦外交戰，祇是引虎拒狼，徒使北平得到了以高棉為向東南亞輸出戰爭的基地。所以東協的這一場外交戰，在最後階段的險阻艱難，要比以前更為嚴重，預料五國領袖對於北平的陰謀斷不會掉以輕心。

中共機密文件彙編

本彙編為20開本，全一冊，約五十餘萬字，內容分七大類，包括文件七十六件，屬限閱資料，憑機關公函購用。

中文版每冊

新台幣 六〇〇元
美金 十七元

英文版每冊

新台幣 八〇〇元
美金 二十二元五角

郵資另加：(平郵掛號) 國

內 新臺幣十二元
外 美金五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輯印